

新華日報

(報敵抗)

第一一六六期 定價：每份五分 零售：每份五分 地址：上海南京路新華日報社

本報啟事

本報為改進出版技術，收事諸君惠顧，特將舊版更換新式，自四月一日起實行。凡舊版之報，請即更換新式，各埠諸君如欲訂閱，請向本報或各埠分銷處接洽。此啟。

社論 對偽政權的清算

自從「七七」事變發生以後，隨着敵寇侵略戰爭之進展，在他們的刺刀下，建立了各種偽政權，將近六年來，這些偽政權在敵寇不絕的剝削之下，形成了助敵寇侵略我國同胞的一套機構。很明顯的，偽政權雖然打着「中國人」的招牌，實是敵人的鷹犬，是敵人統治我國同胞的工具，它執行敵人的命令，來奴役和掠奪我國同胞，使他們在偽政權下，過着非人的生活。在「北平」、「南京」、「漢口」、「重慶」等處，敵寇更進一步，建立了偽政權，在「北平」、「南京」、「漢口」、「重慶」等處，敵寇更進一步，建立了偽政權，在「北平」、「南京」、「漢口」、「重慶」等處，敵寇更進一步，建立了偽政權。

冀中三月下旬 斃傷敵偽二百六十名

龍華民兵毀敵碉堡四座 龍華民兵在三月下旬，在冀中地區，斃傷敵偽二百六十名。龍華民兵在三月下旬，在冀中地區，斃傷敵偽二百六十名。龍華民兵在三月下旬，在冀中地區，斃傷敵偽二百六十名。

易縣三天跑了三十名 繁峙敵偽逃亡者日衆

繁峙敵偽逃亡者日衆 易縣三天跑了三十名。繁峙敵偽逃亡者日衆，易縣三天跑了三十名。繁峙敵偽逃亡者日衆，易縣三天跑了三十名。

偽組織人員 時遭敵捕殺

偽組織人員時遭敵捕殺 偽組織人員時遭敵捕殺。偽組織人員時遭敵捕殺，偽組織人員時遭敵捕殺。

五台羣衆熱烈勞軍 各村並檢討優抗工作

五台羣衆熱烈勞軍 各村並檢討優抗工作。五台羣衆熱烈勞軍，各村並檢討優抗工作。

召開首次經濟座談會

召開首次經濟座談會 召開首次經濟座談會。召開首次經濟座談會，召開首次經濟座談會。

戰時戰後各問題英美意見融洽

赫爾被邀於夏季訪英

英外相艾登訪美，與華盛頓方面人士廣泛討論當前世界軍政問題，並就英美關係作更進一步之調整，返抵倫敦後，八日在下院發表聲明。艾氏首稱，與美討論所涉及之問題異常廣泛，彼並已邀請美國務卿辦總於今夏任何時期訪英，作

突境南路英美軍並進
積極包圍隆美爾部

北路英軍進攻比

伯利亞葉尼塞流域
成紅軍最大軍火廠
土地面積四倍德本邦

【本報特譯】克拉斯諾雅爾斯克九日塔斯電：據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邊疆蘇維埃主席布耶耶羅夫稱：較廣意志本部大四倍的西伯利亞的葉尼塞的戰略礦產，前已開採。吉爾諾哥與斯克煤礦的嶄新裝置，已全部完工。電力等於目前全區電力站的供給。最近率的新電站，最近

伊索姆方面

紅軍再挫德寇猛犯
並佔有利地形多處

蘇情報局八日晚
公報稱：「頓內茨
中流，德寇以重
索姆而把主力進
失，而把主力進
方向改到巴拉克
亞一伊索姆西北
五十公里」。今日
敵軍一部配合空
十二輛來犯，遭我
猛烈砲火射擊，潰
退。塞寇三百餘具
擊。他佔我軍主動
一處。敵佔有利地
一連。敵被滅約達
我陣地，被滅約一
我五十餘人。我軍
繼續鞏固陣地。羅
斯多夫以西，不斷
有接觸，敵軍堡壘
六座被毀，官兵一
連被滅。」「九日
公報稱：「巴拉克
夜襲我陣地，被
我發覺擊退，塞寇
二百餘具。伊索姆
以南，我×部殲敵
一連，敵進攻遭
重創。庫班區我
軍鞏固既得陣地，
並進行斥堠活動

美與伊郎
簽訂互惠
惠商約
一九三
四年美

前更甚。而河水更在上漲之中，多地已有泛濫現象，兩軍大規模推進都屬不易。」

對外締結互惠商約以來之第廿七次。伊朗代表爲查羅斯特公使，美方代表爲赫爾國務卿

紐約成立

美蘇友誼協會

新華社延安八日電：紐約訊，本月五日此間宣佈成立美蘇友誼協會。其目的爲增進美蘇間的更好瞭解與加強友誼關係。該團體發起人有美國內政部長及前任美國駐蘇大使哈維斯，參院議員柏白爾與湯姆斯等。

阿爾及利亞

地方參議會大都恢復

英召集
中東運輸會

議 輪會議
席上歡
迎中東十三區域之
代表，此十三處爲

瓜島發生猛烈空戰

日機卅四架被擊毀
新島海外盟機又創敵艦

盟方公報稱：日方至七日，擊炸機五十架，由零式戰鬥機四十八架掩護。猛襲所羅門羣島之瓜達康納爾島附近美方船隻。美戰鬥機起飛迎戰，擊落敵機數架。敵機一架，其機尾炸機一架，其他未知屬於何類者十架。

美機損失七架。公報稱，此次係敵方對所羅門羣島最猛烈的一次空襲。美海軍部八日公報稱，所羅門羣島卡希里日方陣地多處被轟炸。公報續稱，日機於襲擊時，並向附近艦隻投擲被擊毀者為三十四架，而非花七架。

西北路荷屬新幾內亞方面，盟機一架曾炸敵機場。卡克納方面，盟機曾發現並襲擊敵方巡邏艦隊，在海岸向東行駛之供應艦，我機掃射均小，其全隊除一隻時，其餘除一隻時，直接中彈，中有武裝護航輪一艘及供應艦二艘起火。其

留美波進步人士聲明

約一本塔特電：紐約九日波斯電：美國之波蘭反動份子，近來仍不斷進行反蘇的宣傳。留美各個進步的波蘭美各，已向華科爾

憲該積極建立起來，以進一步的團結，以求在九的三年戰敗希特勒。此外如美的波蘭各教授及卡平斯基等，對天主教的

月派反動份子所宣佈

阿拉甘區戰事膠着

據七日聯合公報稱：阿拉甘前線在巴第傷以東陣地仍無改變。該處無法前進，乃整踞居勒旨。過去數敵向我馬牛半島上暴露之北翼後，敵向瓦松以南渡過馬牛河之敵。該處店員克以北及山間狹窄之交通線。我軍在馬牛半島之陣地已作某種調

國際通訊

△瑪爾里八日合
道：據法蘭西卡
証實消息，希特勒
與墨索里尼今日在
勃倫納山監會商。
△伊斯丹堡塔斯
電：據可靠消息，
羅總理安多尼新查
，原擬赴羅馬一行
，現已無限延期。

連續襲敵俘獲極多

敵五天「討伐」計劃全被粉碎

臥華社晉西北七日電：三月九日，我某部襲擊前茂井敵，俘僞警二名，僞自衛團員八名，繳獲步槍二支，子彈九十發，十一日晚，某部配合游擊隊游擊小組，破壞劉潤鎮至豐潤路電綫，共收電綫三千餘斤，同時並有一部襲入豐潤為村公所，俘僞警四名，十二日晚，於石河、康家會之間，伏擊敵運輸隊，繳敵膠皮車三輛，鐵鏈牲口十四頭。同日又另部襲向陽店，俘僞警十餘名，繳步槍十六支，子彈一千零四十發，電話機一架，我方毫無損失。

新華社晉西北七日電：自李家坪、新屯堡戰鬥後，寧武各縣敵，連夜向我丁、陳、李等區易別向我地區亂竄。三月

晉西南血戰十晝夜

軍獲得重大戰果

軍委會發表
一週戰況

一週前光（四月二）日發八日：本週會發言人談：本週戰況，一如上週情形。各戰場敵雖仍受創而極。惟多南岸二日經長市攻陷宵家尖之敵，目前仍在迂迴之南岸第一線附近之側翼，以觀和我之攻勢，但已為我擊退。且各被破。長江北岸敵對我游擊部隊施行的大包圍戰，結果我大部仍屹立不動。鄂西敵由荆門外圍南路分犯我，新集等，企圖牽制我某等部，反被我包圍，斬首三百餘人。犯敵，乃被我退，因敵被引至打巴，大部已為我殲滅。騰衝方面在昔岡被擊，經我回太平衝實去。計外各錢師之犯我，計有二十七起，均被國殲或擊退。之擊敵亦約十八起，斬從甚多。

山東省職工會決定
改善小學教員待遇

無所獲。回。
八日午後，敵機一架，飛陝北榆林。又一架竄入湖南鶴陽觀察。

山東省戰工會決定
改善小學教員待遇

成績優良者先予提高

新華社魯中七日電：廣泛發展國民教育聲中。省政府特頒佈改善小學會師待遇辦法，規定今後以一定數量糧食，供給小學教師。供給標準，以資格提高小學教師

一架，飛陝北榆林。又一架竄入湖南鶴陽觀察。

初級小學副教員爲二百五十斤至三百斤。(二)散佔區外籍教員，不能獲得家庭接濟，而本地教員家貧苦者，以其待遇應盡量予以提高；本地教員而家庭富裕者，則應予說服，使其認職根據地內財政困難，自願解決，因難於分期過久成府一任期滿後，由縣政府發給獎金或獎券，以示鼓勵。(四)女教員除享受與男教員同等權利外，並定婦女學部的特殊地位，遇有困難時，可酌予優待。此項辦法，係由省府擬具，呈請行政院核准施行。現已分令各縣遵照辦理。

縣長、主任、秘書、各級行政機關首長及全體公務員，均應一體遵守。如有違反，將依法嚴懲。此令。

殺進來殺出去

奮●若●

野痛夫撰文詳述
反戰同盟一年來工作

行動，并不同意我的意見，使我認識到多少個醫學博士，費了我多少心血，拯救了多少個日本國民，而野心的政治家，却輕輕的發動一次戰爭，便把醫學博士們以血換來的所代價，全部毀滅！我與其埋頭研究「山務」，反救人心，倒不如積極的爲革命服務，反對野心家反對侵略者，却是拯救人類，有效的醫學。因之，在一種觀念上的改變下，再由於一時期醫學的革命實踐，使我在思想上又飛躍了一步。從科學在國內學習的時候，所學的關於自然科學的根本問題，我發現了許多的矛盾，今天即以辯證唯物論的武器，使這些問題都得到了解答。

戰時拿槍平時拿鋤

晉西北行署對民兵工作指示

新華社晉西北七日電：爲預防敵寇「掃蕩」，打擊敵破壞我春耕工作陰謀，行政公署已頒佈關於春耕運動中的民兵工作指示。指出民兵目前的主要工作，是保護春耕，參加春耕，因此，在靠近敵佔區之人民，應隨時參加戰時活動。爲要完成以上保護春耕的具體任務，指示中特別提出，民兵工作必須與春耕中的羣衆鬥爭密切結合起來，發動極爲起見，民兵積極爲保護春耕，積極爲春耕，想各種辦法。如果限制了敵人的增加，增加了人民的生產，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則民兵工作即會在廣大的羣衆擁護下開展起來，民兵組織亦會因之得到鞏固。因此必須領導民兵參加生產，成爲生產中的英雄，參加戰爭，成爲戰鬥中的一支骨幹，「戰時拿

泰山區羣衆武裝

一年來斃敵逾千

新華社魯中七日電：泰山訊：嚴苦堅持泰山區抗日陣地的泰山區黨軍武裝，年來在主力扶助下，頑強戰鬥，重創敵偽，殲滅敵二七區隊，傷敵一百四十五名，繳獲步槍一三七支，斃敵一二七名，俘敵一五四名，計獲手槍一支，機槍四挺，長短槍四六支，破襲三三三次，其中破襲獨一次，破公路三二二次，收電線萬餘斤。

出席晉冀魯豫日兵代表大會代表



新華社太行七日電：華北華華日報，爲慶祝黃純弼在華北反戰同盟代表及日兵代表大會，特於三日出版特刊，介紹出席代表履歷，刊載與會代表文章，與大會通過之三十六師團員要求書等。其中吉田太郎（爲此間肺病醫師）著文，自述感懷如下：

吉田太郎著文發表感想

華華社太行七日電：華北新華日報，爲慶賀魏晉豫在華北人
度聯同盟代慶及日兵代表大會，特於三日出版特刊，介紹出席代表
履歷，刊載與會代表文章，與大會通函之三十餘師團官兵要求書等
。其中，吉田太郎（爲此間肺病醫師）著文，自述感懷如下：

當我這個日兵代表選在日本國內的時候，我的人生觀，大概是這樣的：要在醫學上有些發現，雖然是小的也好，起碼要使自己在那個醫學史上，佔個小位置。在東京大學畢業以後，在附屬醫院工作，我白天診治，晚上在研究室裏做顯微鏡和試驗工作，以「山嵐瘴氣」爲對象，滿足於我的研究。兩年以後，

意外的受到了召集令，要我去當軍醫，沒有辦法，只得暫時放下了我引以爲滿意的研究工作，那時還打算在軍隊幹上三年以後，再來繼續我的研究。到中國來以後，還不時偷閑去帶上我的破顯微鏡看看醫學書籍，而軍隊中的衛生工作，並沒有引起我的好大興趣。三個月後，又意外的到八路軍來，那個時候，如果

務工作來。但八路軍今天所處的環境，却又不是容許我去研究「山崩屋」的環境，甚至有時連覆轍日所必要的藥品和

「研究者」的工作與證明。所以那時候，我想管他研究不研究，反正「救人」就是了，往往由於常識缺乏必要的藥品和儀器，往往使於工作發生一種艱難和疲倦。但在新的環境中所處日久，終把我們淡陌的「研究人生觀」改造過來了。這天我逢爲學醫是爲了人類的幸福，爲了拯救世人，我要決心去研究一分枝術，多出我一分力量，多救活一個人，因爲學醫學的人，半途「出宮」去做經濟學家或革命家，那是不應做的。因此，我對於孫中山先生、魯迅先生等別的人的送禮物，回答牠們。

我們的工下，是在全體黨員高度的反戰鬥爭熱情下進行的。我們的黨員陣田啞虛同志，在反掃蕩中被敵包圍，和敵人搏戰，到最後因無法逃脫而英勇自殺。又計三英雄同志，也在作戰中光榮負傷。這些同志替我們支部寫下了光榮的歷史。

一年來，我們支部發行了二百餘種宣傳品，共計二十多萬份，並且直接作戰八次，這些成績，自然仍是不够的，我們將更加努力去獲得更大的成績。

徵文
第十一期
(文藝週刊)
○社編○

爹娘留下琴和簫

孫塾

去年，我回到冀中區腹地的第三天，就託了一個可靠的人到河南青龍橋去打聽那兩個孩子的消息。過了一個星期，送信人回來說：姐妹兩個在今年春天就參加了分區的劇社，姐姐已經登台演奏過，妹妹也會跳舞。社長很喜歡她們。撫養她們的袁老太的祖父也帶給她們一封用舊紙寫成的信，謝過我的苦心，好像很愉快。在信的最后他想起死去的姑爺，久不通音訊的女兒，淚痕還可以辨認。又是那種感情，我看出來，老人是很振奮的。

這老人也是個音樂愛好者。直到今天他還領導着本村的音樂隊。他鍾愛自己獨生的女兒，和鍾愛他那侄苗苗一樣。他竭力供給女兒上學，並且鼓勵她要和一个音樂能手結婚，那怕是一個窮光蛋，只要十個手指能够勝哥好絃絃，兩片嘴唇能吹好竹管。這樣我那朋友錢智修就入了選了。

接到老人的信，我也長出一口氣，這代表我自己，也代表我那死去的的朋友。這樣他可以瞑目了。而我也像那老人了。却一番掛心事一樣，甚至不想再去看她們。我想她們既已入了那個國地，就會有人潑灌培養，熱情和關照不會比我差多少。人多，伙伴多，一定比我還要周到。算來，大的孩子已經十三歲，小的是十一歲了。

我同鄉們的父親雖然是同鄉，但是在抗戰剛開始，家鄉正在混亂的時候才提過了。那時候，我問在家裏得不到什麼消息就跑到他那裏去，一去就談上半天，不到天晚不回家。在那些時候，我要求幾次，他才肯地掛在牆上的舊南胡，拉去布套，爲我，在他也許是爲他自己，奏幾隻曲子。在那些時候，女人總是把我個孩子交到我的懷裏，從她頸上拉出一條黑色的竹簫來吹。我的朋友望着她那雙陳旧的胡琴筒，女人却滿臉着丈夫的臉，眼睛睜的很大，有神采隨着音韻飄出來。她那臉雖然很嚴肅，但我詳細觀察了，總覺得在她的心裏和在那個男人的心裏，有一種共同的东西在交流。女人的臉變化很多，但總叫微笑籠罩着。

他們之間，看來已經養成這樣一種習慣，女人與其和丈夫訴說什麼，是寧可拉過蕭來對丈夫吹一響曲子。丈夫也能在這中國古老的樂器的音節裡了解到愛人的要求和心情。這樣把生活灌流下去。而且，他們的生活如同我的生活一樣，過去的二十年裏，是很少有任情奔放的時候。現在，生計才勉強拔去了水閘的河渠一樣，開始激流了。所以，我的友

北嶽區新華書店啟事

晉察冀邊區銀行通告

經字第十號

人不願意再去拉那只能引起舊日蕭蕭的回憶的胡琴。

不久，他就參加了那風起雲湧一樣的游擊隊。女人却留在家裏一個時期，因為還有兩個孩子，就是現在我說的大菱和二菱。那個女人比起我的朋友來，更沈默些，但關於她的孩子的事，是很愛談論的。就在那些時候，我去拜訪他們，也常從孩子的病說到奶的不够用，說到以後的日子。她很少和我談音樂上的事，因為我雖然常自稱很懂得音樂並且也非常愛聽音樂，她總不相信。她說一個人愛什麼早就應該學習了，早就應該會唱會奏了，不會唱不會奏，那就是不愛。

有一次，我指著懷裏的大孩子說：「你說大菱愛好音樂麼？」

「愛！」

「她也不會唱也不會演奏啊。」

「好，這麼大人和孩子比。」

我也覺得這孩子將來能够繼承父母的愛好，也能吹唱。她雖然才八歲，當母親吹簫的時候，她就很安靜，眼裏也有像她母親那樣的光輝放射出來了。

那母親說的，愛好什麼就該去做什麼。不久，她就同丈夫一同到軍隊裏去了。把孩子送到河間的年老的父親那裏去。大菱愛好音樂不久也証明了，那時已經喪失了南胡的演奏者，孩子們還不能即刻去射擊，但也知道愛好復仇的戰爭了。

敵人進攻我們的縣城，我的朋友同他的部隊在離縣城十五里地的沙灘迎擊，受命殞命。那時正是春天。孩子們的母親趕回來，把他埋葬了，在我看來，這樣一個丈夫對她是不能失去。失去就不能再有，甚至連她也就失去了生活的主持，在心裏失去了主張。她把孩子們接來，又到家裏去整理了一下我的朋友的遺物。她和我商議，把大菱交給我看管，她帶着二菱去。因為孩子們要受教育了。臨走，她把那個已經佈滿灰塵的南胡給我們留下，她和二菱帶走了簫。我想簫對她或者有用。至於胡琴只是在第一個夜晚，大菱從夢裏醒來，哭着叫媽媽的時候，我扯去布套，拉了幾聲。哄她上牀去睡。

等到大菱和我熟慣了以後，一天夜晚，或者是什麼中秋節日，我給她講了一個故事，雖然說在教育心理學上，我不應該用這樣的撕裂人的心肺的悲哀的故事去刺那樣稚小的孩子的心靈，但我終於講完了。我努力看進她的眼睛，當看到從那小眼瞼裏逐漸升起了怨恨的火，我才抱起她到臨街的窗前。

「阿叔，你把爹的南胡放到那裏了？」孩子摸到了南胡。我幫她定好絃，安放她在她那小膝蓋上，孩子也就望着那胡琴開始演奏了，但那聲音簡直是泣不成聲，我支持不住自己，轉過身去，探身窗外，月色多麼皎潔，天空多麼清冷啊！

冬天，母親帶了二麥來看我們。母親已經能够鎮靜，只是當從包裹裏拿出一雙白色的小鞋給大菱換上的時候，她才哭了。

我叫大菱拉南胡給母親聽，母親大大驚異地望着我，半天沒說出話來。當她又從包裹裏拉出那枝蕭來，交給二菱，那九歲的孩子就慢慢地送到微微突出的嘴邊去，我也知道她為什麼那樣驚異了。但我想，只是這樣來叫孩子們紀念父親嗎？

這一次，母親又把二菱留給我，說是要到延安去了。蕭交在二菱的手裏。那時，付莊後面就是一條河。我常帶她們到河邊去，講一些事情給她們聽。我說人寧可以像一棵六尺高的雞頭米，先割那無禮的人一手血，不要像荷花那樣順從；並且拿美麗的荷花來引誘人採摘。兩個孩子高興聽我講，我也願意她們完全愉快。有時甚至感覺，雖然我不到三十歲，在這上面，已經有些唠叨了！

不久，我只得把她們又送到河開去，因為我要到別處去工作。

今年五月，敵人調集了有四五萬兵力，說要用「拉網戰術」消滅我們。我用了三個夜晚的時間，跳過敵人在津浦河兩岸的封鎖，沙河的封鎖，走過一條條的白色蛇皮一樣的汽車路，在砲樓前閃躍過去。我想，叫敵人去拉津浦河和沙河裏的魚吧，我可是提着戰完槍在他們身邊走過來了。每蓬在雨露寒冷的夜間踏上一條汽車路，我就想：敵人像一個愚笨惡毒的蜘蛛，妄想用那個肚子裏拉出來的黏稠的線網，絞殺有五年幸福生活的人民和有五年戰鬥歷史的子弟兵嗎？我看見敵人那些砲樓在夜色裏搖搖欲墜，因為它們沒有根柢。

我們又在白洋淀裏集合了。已經是秋初，稻子比往年分分外好，漫天漫野的沉重低垂的稻穗。在田埂上走過，稻穗擺動着，我的腿，我就像每蓬跳到那些交通溝裏一樣，覺到振奮了。

我重新看見了那無底洞一樣的葦地，一丈多高的葦子全吐出荻花，到處有葦簍子鳥的噪叫，我們那些把褲腳捲的高高的，不分晝夜在泥濘裏轉動，戰鬥的士兵們，靜靜地機警地在那裏面出沒，簡直沒有聲響，葦葉劃破他們的臉皮，蔓延的草絆住了腳，他們輕輕地把它拂開了。

一個夜晚，我和一個專擺渡游擊戰士的船夫約好，到從北邊一個偏僻的小莊子上去，我順着羊腸小道摸到了泊船的地方，對好口令，暗號，跳了上去。藉助星光和經驗，我知這那是一隻以前放魚鷹捉魚的尖底的小艇，只能坐兩三個人。我倒坐在艇的前面，船夫站在後岸上撐篙起來。

船夫默默的撥弄着小艇前進，離了岸到水渾處就加快起來，上幾天來，在砲火毒氣裏工作，已經使我十分的神經質，身體的各部份受到一個近似槍砲呼喊的聲音，就立時反應動作起來，每一條神經線多日因為焦躁失眠的人一樣，簡直容納不了什麼刺激，對什麼刺激，也立刻會有本能的抵抗。現在坐在船上了，眼前是一片茫茫的水，船划過荷葉，嘩嘩地響，潮氣侵到眼皮上來，却更有些清醒了。我開始想到這也是和大菱二菱暫避之地，現在從不是開游處所，我們就要在這裏和敵人決戰了。我忽然小聲問：

「同志，你這是隻鷹船吧。」

「是啊！」他的聲音更小。

「白天還放鷹嗎？」

「看事。有了抗日的事兒，別的全丟！」

「魚還多嗎？」

「多個屁，鬼子一來，人間百物全都噤氣，魚鷹，他們看見了全要捨去殺掉，捉魚兒弄屁！」

他即刻制止了我說話，他用篙丈敲了敲我，連船划水的聲音全寂然了。一會，我看見在兩邊遠處，一個火亮一閃，就是一機槍。

「我們的隊伍，」他低低地講了一句。

當船將要靠近北岸的時候，他告訴我說：「就在這個地方」，他用雷觸一觸一個已作廢漁人撒網站立的棚台架，「兩個女孩子死的好慘。」

他說過，身子很像就站不穩，船也搖擺起來，他繼續說：

「同志，我也是五十歲的人了，也傷過幾個兒女，可是差比這一次傷了我的老心。她們，就坐著我的船啊。剛上船的時候，你沒見過那股歡喜勁兒，她們大的也不過十三四歲，小的也就有十歲，還有像你這樣一個同志帶領她們。一上船，那小孩子就說：可不怕了，在這裏我們就不怕他們。你知道嗎，那些孩子也是和我們一樣，在敵人的砲火裏爬過來跳過去啊。那孩子說了就爬在船篷上洗了一個臉，把一個多月小臉兒上帶着的烟火氣汗土，眼上的泥污，全洗了個乾淨，那帶她們的大同志還說不要洗臉，戰鬥沒完啊，那孩子不管，把頭髮也洗了洗，我沒見過那樣俊氣的孩子，我看見了這樣可愛，當我趕緊撥轉船想跑，那大女孩子就直栽到水裏去了，臨死，我還看見她那新洗過的俊氣的臉，就是我這老漢用的倒鎗到水裏送了命。」

我聽下去，無數我認識的孩子們的臉就一一出現在眼前，我檢閱著她們，我也一一檢閱自己的心、志氣。我在孩子們的臉上，像那老漁人的話，我只看見了一般新鮮的俊氣，這俊氣就是我們的生命的依據，從此，我才知道自己的心，自己已志氣對她們是負著一個什麼樣誓約的約束，我每天要怎樣在這些俊氣的面孔前面受到檢查。

那老漁夫最後一篙把船撐到岸上，臨別他又說一句：「就爲了這兩個孩子，我也要幹到底啊！」

我在岸上停了一刻，看見他急轉回船去，箭似的走了。我再看那久已作廢的漁人撒網站立的棚台架，但已經不能辨認，我從那茫茫的一片水裏像看見了大麥和二麥。

我走向那約定工作的小莊子上去，我甚至忘記了那附在我裸露的腿上像馬蠅一樣利害的蚊蚋，我不是設想那殉了難的就是大麥姐妹，那也許是她們，也許不是她們，但那對我是一樣，對誰也是一樣，像那老漁夫說的。

當然，我想起那些死去的同志和死去的那朋友。但是這些回憶抵不過目前的鬥爭現實。我想，我不是靠過去的回憶「活著」，我是靠眼前的現實活著。我們的眼前是敵人又殺死了我的同志們，朋友們的孩子。我們眼前是一個羈局面，我們將從這個局面上，掃除掉一切哀痛的回憶了。

我，整天就在那一個小莊子上工作，一股力隨時來到我的心裏。無數花影來到我的眼前，睜開休息下來的時候，我遙望著那四天的蘆葦，我知道那是一個大帳幕，力量將從其中升起。忽然，我也想起在一個黃昏，不知道是在山地或是平原，遠遠看見一片深紅的舞台幕布，飄搖在晚風裏。人們集齊的時候，那上面第一會出現兩個綠軍裝的女孩子，一個，一個，一個人吹笛，演奏給人們聽。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五日誌

(13) 3